旁白:

剪彩过后,来宾与媒体将自由参观NOVATEN大楼，并于一个小时后参加室内的新闻发布会。

查理苏的父亲让出主剪位的举动，在来宾们眼中被解读出许多含义。

最直接的证据是查理苏从后台走出的一路上，几乎每两步就会被拦住，进行寒暄。

终于，他走到我面前，深深叹一口气。

查理苏:

我现在就想带着未婚妻从这场无聊的仪式上逃走。

我:

我没问题啊，只是你突然走了是不是不好跟你父亲交代?

旁白:

他又叹了口气，这次是赞同的意思。

我:

走吧,我们随便走走，参观参观。

旁白:

我们两人并肩走入一层大厅。大楼内的主色调是白，设计得很有科技感。

蘑菇形状的小亭是访客自助登记处，现在没有启用，大厅中央屏的字幕写着For Future，为了未来。

旁边数块小屏幕播放的则是NOVATEN药业集团迄今为止的发展历史。

与诸多源远流长的制药公司不同，NOVATEN药业在短短数年内便成气候，崛起之快违背了个行业的一般规律。

查理苏的父亲是其中关键人物，视频介绍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更长达十几年兼任验室主任，直到最近才将这―职责交予他人。

视频中，一头黑发的男人正结束了演讲，看向前方。

他看起来比现在还要年轻，我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发现查理苏与他的父亲的相似主要来源于一个同样分明的面部轮廓。但是——

我:

你们的眼睛,完全不像呢。

旁白:

查理苏蹲下一些，和我视线齐平，一双紫眸清澈得可以照人。

查理苏:

如果像，反而糟糕。

被他看久了，你会觉得被毒蛇盯上了。

我:

啊？

查理苏:

这是杂志报道的，他自己喜欢这个形容。

不过要我说，那是双属于控制狂的眼睛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语气不像是在调侃，再加上他先前对父亲的态度……但打听他的家事毕竟不礼貌，我忍了忍，没把心中的疑问说出口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,你又忘了我说过的话。

我:

什么话?

查理苏:

担心我的事，一定要问。

而且我们这样的关系，相互有什么可隐瞒的。

我:

我只是在想,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似乎不太好。

查理苏:

我生过一场病,很小的时候。

病好以后的几个月，他还是不让我出门，每天给我一大堆药吃。

旁白:

查理苏看着荧幕上那个频频出现的影像。

他说得并不艰难，仿佛这些事情一直就在那里，无需从记忆深处将它们挖掘出来。

查理苏:

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。

我的母亲病了很长时间,几乎没有见过庄园以外的阳光。

我:

可是为什么要这样?

查理苏:

他说，他爱我们，他会倾尽所有保护我们。

旁白:

“爱”，查理苏说这个词的时候，流露出讽刺的意味。

查理苏:

在我当消防志愿者的时候，停止我的经济来源。

在我从医学院毕业之后，给我一份必须履行的婚约。

我:

婚约？

查理苏:

对，婚约。

旁白:

忽然之间，我想起了第一次与查理苏的见面，他不容置喙的态度，还有傲慢的神情，忍不住摇摇头。

我:

那个时候,我觉得你可吓人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做出一个受伤的表情。

查理苏:

那现在呢?

我:

现在我觉得，你其实和我很像。

旁白:

我向查理苏眨眨眼睛，他怔了一下，然后撇了撇嘴。

查理苏:

你居然现在才发现。

现在看来,婚约是我父亲难得办的好事。

我:

等下，关于这一点，我还是有一些反对意见的。

查理苏:

一些?嗯，不是很多就好。

旁白:

他看着我笑，我顿时无话可说。

我:

总之我明白了，经历了这些事情——

查理苏:

我和他的关系当然不可能好到哪里去。

旁白:

说着，查理苏皱起眉头,按了按额头。

我:

你怎么了?头疼?

查理苏:

嗯,提起他我就头疼。

未婚妻，能不能陪我去倒杯水?

旁白:

在饮水处，我让查理苏坐着休息，去帮他倒水。忽然想起件事。

我:

对了，要冷的还是热的?

旁白:

说着，我侧过脸去看他，却恰好看见查理苏拿出一个没有标签的小瓶，倒出数个圆片。

我:

疼得那么厉害?要不要去医院看看。

查理苏:

不厉害，吃片维生素而已。

旁白:

我将他暗暗合起的手掌掰开来，仔细看了看，白色药片上刻着熟悉的字母N。

我:

这是NOVATEN药业专门刻印的维生素片?

查理苏:

不愧是我的未婚妻，和我不相上下的敏锐。

这是实验室根据我的身体状况,定制的和缓剂。

我:

身体状况……你经常头痛吗?

查理苏:

偶尔。不会影响正常生活。

吃过药，就更不会了。

旁白:

棕色药瓶在查理苏指间滚了一圈，它没有标签，只有一块白色胶条。

我隐约看见了胶条上写的字，与邀请函上一样的笔迹。

For My Son。

愣神间，查理苏从我手中接过水，仰起头，干脆地将药片咽了下去。

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从心底泛上来。

也许是我想错了，查理苏说“爱“的时候，那里面蕴含的与其说是讽刺，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迷惘。

发布会的现场，人已经比先前少了很多。这次我与查理苏选择坐在后排,任由视野被媒体长枪短炮挡住。

一束柔和的光亮起来，充斥整个演讲台上的空间。

查兆澎:

诸位来宾。

应该说的感言和承诺，我的同仁在早些时候已经说尽，我无意再重复它们。

我知道，在这里你们需要信息和新闻。

那么，让我给你们这些，以表我的谢意。

旁白:

他抬起手，轻挥了一下，一份文件被投射在黑幕上。

查兆澎:

如各位所见，NOVATEN不会像其他企业一样，对尚未上市的药物讳莫如深。

我们将明白地告诉公众，此次试验的对象是一种神经系统药物。

它将具有微乎其微的副作用，无可比拟的泛用性——

旁白:

他顿了一顿，牵起嘴角。

查兆澎:

不止如此，你们可以开始想象没有Propofol。

没有Butylphthalide、Dezocine的生活。

旁白:

几秒钟的寂静过后，四周一片嘈杂。我看向查理苏的侧脸。

我:

这几种……是药物吗?

查理苏:

是药物，是目前神经系统药物中市场占比最大的几种。

分别常用于麻醉镇静、镇痛、缺血性脑卒中。

我:

用同一种药取代所有?!

旁白:

查理苏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，而在场的更多人则和我一样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情。

查兆澎:

问题留待稍后，我会为大家留出时间。

NOVATEN药业集团已与GIN神经科学研究所达成药物临床试验协议。

现在让我们请出研究所负责人——孙泰中主任。

与NOVATEN集团正式签署这份协议。

旁白:

一个身着白大褂的人影从幕后走了出来。

我:

这是——

旁白:

一只大手抓住了我的袖口。

我:

查理苏？

旁白:

我有些疑惑地转过脸,却看到一双暗色的眼眸。

查理苏死死盯着台上的人,冰冷的面部线条因一种我难以辨明的情绪微微扭曲。

站在他父亲身边的人并不陌生。

第一人民医院烧伤科主任，孙泰中。此刻他却成了GIN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。

媒体与查理苏父亲的问答渐渐消失在我的耳朵里，现在我们正在走廊上疾步行走。

查理苏什么话也没有说，但我隐隐知道他要去哪里，要找谁。

因此，在看到孙泰中的身影时，我放缓了脚步。

孙泰中看到我们，脸上并未露出惊讶的神情。

孙泰中:

查医生——

旁白:

查理苏打断了他，话语锋利。

查理苏:

孙医生，发布会途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,希望你可以为我解答。

作为烧伤科医生，你是如何做到神经科学研究所负责人的?

孙泰中:

查医生可能对我不了解，我曾是神经科学专业的博士。

毕业以来一直都在GIN神经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。

旁白:

查理苏点了点头，我站在他的身边，感受到这具离我很近的躯体异常紧绷。

查理苏:

那么，请再为我解答这个问题。

这么重要的协议——

GIN神经科学研究所为什么只让一位烧伤科医生作为代表前来签署?

旁白:

孙泰中没有正面回答他。

孙泰中:

这是GIN神经科学研究所首次与NOVATEN药业集团达成合作。

你是集团董事长之子，又是我院青年医师中的领头人物。

我们何不摒弃前嫌，共求进步?

旁白:

第一次与孙泰中见面时，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又回来了，我咬紧了嘴唇。

查理苏只是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对孙医生来说，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和NOVATEN合作了吧。

或者说，和我父亲。

孙泰中:

查医生，你想太多了。

旁白:

他笑着摇了摇头，但我明显能感觉到，他在说谎。

查理苏:

是你把别人想得太蠢了。我只对之前你们那份的内容感兴趣。